

意義，也是《號角》的長期廣告客戶。他們向《號角》提出隨報附送刊物，這要求來得很急，只不過是昨天提出，報紙就要明天送走。由於這是長期客戶，《號角》當然希望可以幫他一個忙，而另一方面，《號角》也會得到廣告收入，對經費常感不足的《號角》很有幫助。可是，時間這麼緊逼，如何可以達成任務呢？

正在不知道哪裡去找人手之際，神就叫這些長者出現了。他們聯絡上該團契其中一個成員，這人二話不說，立即就召來一群天使一樣的長者，來到角聲辦公室，如此這般地把刊物一一插入《號角》報頁裡去。

這些都是可愛可敬的長者，他們在短短的時間內，就能一呼百應，集齊幫忙。難得他們本著從神而來的愛心，合力義助角聲，同時也為神工作。他們當中，有幾位原定要早一點離去的，不過，後來都改變了主意，大家都留了下來，一起完成工作。

俗語說「人多好做作」，不消一個早上，工作已經完成得七七八八。午膳時間到了，角聲同工特地為大家預備了飯盒，同工與長者大夥兒一同用膳，儼如一家人，正是其樂融融。㊟



他們年老的

時候仍要

結果子，要

滿了汁漿

而常發青。

詩篇92:14

一分鐘		
短篇	一字之差	江鳥

聽過以下這個一字之差的故事。

有牧師為一對新人證婚。婚禮上，牧師給這對新人訓勉。

牧師引用聖經，勉勵二人相親相愛，說：「愛裡沒有懼怕；愛既完全，就把懼怕除去。」這是「約一4:18」中的經節。

可是，牧師在引述經文的時候，一時溜咀，把「約一4:18」說成了「約4:18」-- 於是，一字之差，「約翰一書」就變成了「約翰福音」。

你知道「約4:18」的經文說甚麼嗎？

約翰福音4:18說：「你已經有五個丈夫，你現在有的並不是你的丈夫。你這話是真的。」

		一分鐘
老細真棒	啟明	短篇

預備開會，一位同工進來，葉牧師就如常一樣的輕鬆詼諧地稱他「老細」，氣氛即時輕鬆起來，引起一陣笑聲。

葉牧師看見身邊一位說普通話的女同工在笑，即時稱讚她：「這麼道地的廣州話你也聽得懂，真棒！」

葉牧師的廣州國語「真胖」，當然又惹得哄堂大笑。

誰料，那位說普通話的女同工也在笑：「是呀，葉牧師是『老』，那位同工是『細』！」此語一出，所引起的笑聲比剛才兩次都更大！

註：「真棒」的粵語發音，跟「真胖」很是接近。粵語中的「老細」，是老板的意思。「細」也指年輕。

一分鐘	夏年	三叉八卦
短篇		

有一次，聽一個進入了神學院中進修的學生，講她讀神學的心路歷程。

她說：「我是帶著『三叉八卦』進入神學院的…」

甚麼？這學生是何等樣人，竟然帶著『三叉八卦』到神學院去上課？這些迷信之物，何解還要帶進神學院？這人的信仰，肯定大有問題…

隨後，她說：「我的不是『三叉』，是『三差』：身體差、領悟力差、記憶力差…」又說：「我的『八卦』，是『諸事八卦』，即是喜歡每事問。」

讀神學，因為知道自己底子差，便加倍用功；因為每事問，便能獲益更多。原來如此！

都是博士	陳王華芳	一分鐘
		短篇

眾同工在午膳時間談，話題說到福音機構同工的資歷上。有人說：「我知道，其他很多機構，都有一些博士在幫忙工作。」言下之意，他很認同博士的能力。「不過，要找一個博士加盟，倒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」

另有同工就說：「要找博士？那還不容易？」

「此話怎講？豈會容易？」

「你不知道麼？我們身邊，博士多的是！就說你和我吧，我們都是博士！」

「甚麼？」

「我們不是正宗博士，卻是不折不扣的『駁士』」--『駁咀之士』！」

5個難忘的第一次

筆墨情濃

魏謝雯

一九九五年，我來紐約拜訪好友盧燕華，勞牧師請我到永勝餐廳吃飯。當我打開菜單，上面寫著五個大字：「何必返香港？」經過多方考慮，我決定留在紐約，在角聲事奉。想不到第一次吃免治牛肉飯，竟間接地奠定了我人生事奉的方向。而且以後二十多年，我還是在同樣的餐廳吃同樣的飯。

頭一次見徐修女是在56初中。她是當時學校的輔導；個子小小的，年紀也不輕了，卻渾身是勁，督促學生，輔導家長。假如沒有徐修女大力轉介，同工義工們（如志廉，Vivian Mak，Tony Fung，瑞梅，美珍等）的努力，加上天父的祝福，相信角聲的青少年事工未必發展得那麼快。

號角的第一期是在顯利街會址出版的。我還記得跟著勞牧師到處走訪寫稿，印象最深的是跟當時華策會總負責人會面，心情又緊張又興奮，裝出一副老成持重的樣子，努力地發問自以為聰明的問題。之後還有膽量把稿子寫好登出，現在回想起來，都得編輯額外的信任和忍耐才行。

一九八六年，美國頒佈大赦，同年，角聲也推展暑期宣教士的工作。當時大概有六個宣教士，白天大家忙個不停，連飯也沒時間吃；但是辦公室裡總是笑聲不停。短短幾個星期，大家竟然可以建立堅固的友情。二十年後，我們一家跟雷競業牧師還是挺好的朋友。

一九九零年，角聲疊湖營地在紐約上州開展工作。幾十個小孩子遊營時，不停抱怨營地沒有沖水廁所，吃的沒有家裡的好；但離開時卻緊抱著小組導師不肯放手，嚷著明年要再來。但是，對我來講，角聲疊湖營地還有一個更難忘的意義：我的大兒子，是在那裡學走他第一步的！㊟



我的人生下半場

角聲癌症協會企劃主任楊王惠真

我四十一歲那年開始邁入我的人生下半場，因為我罹患了第二期乳癌。

接受了手術、化療，復健的過程，我對人生有了嶄新的體驗與詮釋。四十一歲生日是與醫師度過的。當慶生的親友離開後，我告訴神，我不願白白地受苦，懇求祂使用我受苦的經歷，去幫助將來也要步入抗癌路的同胞。

我的心願果然被應允了，在神的幫助下，1992年在紐約成立了「美華防癌協會」。1993年，這會意想不到地竟被接納為世界最大癌症慈善機構美國癌症協會（American Cancer Society）屬下三千多分會中唯一的華人分會，之後兩年，先後協助新澤西州及北加州也成立了華裔分會。

2001年，隨外子移居洛杉磯後，發現華裔新移民眾多，組織華人癌症機構的念頭，促使我毅然辭去了美國癌症協會的工作，在神奇妙的安排帶領下，與李偉強牧師成立了「角聲癌症協會」。四年來，一而再，再而三地目睹神的作為。

如今角聲癌症協會已有四位同工，數十位義工。單就去年，我們共輔導了200位華裔癌症患者，舉辦了10場癌症宣導講座，共1,492人次參加；3梯次的關懷者訓練，共135人次參加；為1,102人注射B型肝炎預防針；為低收入婦女安排了11場免費乳癌與子宮頸癌篩檢，共303人次參加；印行了3期《希望之聲》；每月第二週六舉辦一般癌友會，平均37人參加；每月第四週六舉辦乳癌癌友會，平均30人參加。

偶爾有人會問我，為何捨得放下美國癌症協會那麼多年的資歷及優厚的福利，而心甘情願地開墾「角聲癌症協會」

的事工。我的答案是，因為我清楚知道那是神交給我的「人生使命」。日子過得相當忙碌，卻無比的充實，工作的果效帶給我無限的滿足與喜樂。記得一位宣教士曾說過：“To do the work of God, the pay is very little; but the reward is out of this world!”

每天早上，我帶著快樂的心情開車到角聲上班，覺得每個新的日子都是服事的新機會。每天24小時，就像得到24份小禮物，捧在手心中的時光，特別珍貴。由同工輪流帶領的半小時早禱會，是我最享受的時刻；細聽每人真誠的分享心中情，分擔工作上的困難，靈修得到的亮光，不但促進同工之間彼此的了解，並且溶入角聲共同體的大家庭，大家在愛中成長，互相建立。

上午10點鐘開始，有人來尋找中文癌症資訊；有人來電報名婦科癌症免費篩檢；有人因被醫師宣佈罹患癌症而不知所措地來求助；有人因化療太辛苦，流著眼淚說想放棄了；有人無親無戚，沒錢沒健保，不知如何面對癌症；有人因罹患了癌症而配偶離開了；有人孩子罹患癌症，自己也得了憂鬱症，幾乎撐不下去……

隨時有人帶著不同的需要來求助，我每天求神賜我足夠的智慧與資源；賜我敏銳的心去了解病人與家屬的困境；賜我機會能握著病人的手來禱告，使他們得著身心靈的醫治；我更求神啟開我的視野，看到角聲癌症協會的遠景與方向。

中午，同工們聚在一堂享用午餐，我吃你的，你吃我的，總是吃得飽飽的，其樂融融！

最令我感到欣慰的是，漸漸地有不少主流癌症機構與大學癌症研究部門，肯定了角聲癌症協會四年來努力的成果，紛紛主動來邀請我們合作加入研究企劃，實現了當初創會時的期許：希望角聲癌症協會能成為主流與華裔社區之間的橋樑，不但把華人的特殊需要傳遞給主流單位，更是把主流社會的資源引進到華人社區。

下午六點鐘後，開車回家途中，我常常自問：是否做到榮神益人的座右銘。晚上睡覺前，總不忘告訴神，活著真好！

二十年前得了癌症時，我曾哭著問神一連串「為什麼？」但回頭看，一路上充滿恩典的脂油，如今我深知為甚麼了。㊦

我與香港角聲 一同成長

香港角聲美術設計同工胡俊境

今年，好像特別多朋友結婚。從前，我總會挽著爸媽的手，穿著隆重的小童禮服出席喜宴；現在則穿著筆挺的西裝，自己參加喜宴。看著身邊的友人陸續進入人生的另一個階段，我才驚覺原來自己經25歲了。

從未信主...到事奉主

我從18歲開始進入社會工作，至今已7個年頭，而在香港角聲事奉，亦踏入了第四年。驀然回首，實在感謝神過去奇妙的安排，除了透過香港角聲的同工向我傳福音外，更令我決志信主，並讓我在年輕的日子有機會事奉祂，真是莫大的福氣！這些年來，無論是香港角聲或自己，都有著明顯的成長。

從無有...到豐富

記得在香港角聲舉行3週年感恩異象分享會時，角聲總幹事勞伯祥牧師曾分享開設香港分會的異象：「當時，我很想把《號角》帶回香港，把圈外的羊領回來，但我在香港沒有人際關係網絡，而且人生路不熟……但神說：你只管憑著信心去做便行！」到今天，香港角聲成立5年了，且甚得教會及讀者的好評。

在製作五十多期的香港版《號角》過程中，我作為美術設計和排版的負責人，經歷到每當看似不可能在限期（死線）前完成時，憑著對神的單一信心，最後竟總是奇妙地完成！

另一方面，我們從沒有辦公室，到以低價租用一間位於蘭桂坊的500呎辦公室，進而憑信心購入1,000呎的辦公室，整個過程實在是信心的大躍進！

從被邀祈禱...到帶領祈禱

香港版《號角》出版初期，我以承辦設計公司的員工身份，每月負責設計和排版。那時候，未信主的我，每月都被《號角》的編採同工邀請一同禱告，經歷與神同工。

現在，我們每日都有同工祈禱會，每星期又有一次同工早會崇拜，全部都由各同工輪流擔任祈禱會主席、早會主席及領詩，並與其他同工分享聖經和詩歌，亦會邀請外來講員或董事前來證道及勉勵等。這樣，我的靈命除了在所屬教會中被建立外，也在「香港角聲」中得蒙造就。

從文字事工...到多元事工

香港角聲的事工發展迅速，從起初專注文字事工，到現在同時主辦或合辦大型音樂佈道會、親子英語活動、黃金週派發福音禮物包行動，設立弱勢社群關顧事工等，都看見天父不單讓香港角聲得以茁壯成長，同時讓同工們接受操練，靠著祂所賜的力量，學習作領袖/僕人。而在成長背後所結的果子，都成了我們大大的祝福和繼續前進的動力。

從前我只懂「整色整水」（在設計各種作品時，善用及配搭不同的顏色，達到理想的效果），現在卻有機會參與撰稿、策劃及接觸更多不同範疇的事情；而同工間的生活分享，更幫助我這個糊塗小子懂得怎樣繼續向前走。現在，我仍會挽著父親的手前行，這是天父的手——一雙大能的手。「身教」永遠較「言教」為有效，我是天父的孩子，深願大家扶持我，使我努力地跟從天父的引領，踏上成長的每一步。㊦

附圖是胡俊境為角聲不同事工而設計的各式作品。

筆墨情濃



一位小編輯的心聲

三藩市角聲同工仇慧琳

小時候曾心血來潮，慫恿同學開辦報紙，還是要收錢的那種，呵呵，居然有同學訂閱；但熱情過後，也就不了了之。大學時唸中文系，也沒想過從事寫作的工作；雖然偶爾想要寫寫書，但從沒有為此努力過！畢業後，竟然糊裡糊塗地誤闖報界！

時間過得很快，數數日子，原來我已踏入角聲五個年頭。在《號角月報》的工作，從起初的打打字、改改文章，到現在企劃每月本地版的迷你主題、邀稿、訪問，外加一些版面設計工作，讓原本對出報事宜毫無認識的我，漸漸開始摸索出一些門路。回顧過去五年，有苦有樂，藉此機會與大家分享一下我這小編輯的心聲。

訪問難 貴人事忙

身為小編輯，其中一件我最怕做的事，就是訪問。其實並不怕提出問題，我最怕的，是跟被訪者約訪問時間及拿資料的過程。通常被訪者都貴人事忙，向他們取資料，真要過五關斬六將。這邊廂，死線逼近，我已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；但那邊廂，卻不敢逼那些被訪者太緊，怕他們受不了。若對方干脆拋下一句：「請你另訪高明吧！」那我豈非要面對更遭的狀況？唯有一邊自己著急，另一邊還要笑容滿面地問被訪者：「有些甚麼方法可以更方便您？」

死線到 稿仍未到

作編輯其中要面對的一個最大的困難，就是死線到了，但作者們還沒有交稿。無論他們是甚麼理由，通常最多是說「忙啦，工作日程太滿，沒時間寫稿。」有些還甚至就拋下一句「沒辦法，這期沒寫好，下期再出吧。」看著那些版位的空格，還真不知如何是好？

一星期 昏天暗地

《號角月報》，報如其名，就是每月出版一次。因為只有一次，編輯部的同事們絲毫不敢怠慢，沒有人敢像想，萬一未能如期出報，後果會如何？

因此每個月的最後一個星期，是我工作最忙碌的日子。在這個星期裡，我會拒絕一切約會，就算真的約了，也有隨時「放飛機」（爽約）的可能，幸好朋友在這方面都很諒解。這個星期的我，萬事皆拋腦後，只有工作為大。

特別是到了星期五，壓力更是推到最高點，下午一時前，無論如何一定要交貨。因為與時間競賽，這時任何人走過我的辦公桌，企圖或意圖騷擾我（其實他們可能真的有要緊事），也會被我狠狠的瞪走。哦，除了紐約總公司的同事，因為這時我們是並肩作戰，一同努力的好戰友。他們的騷擾（致電啦），隨時關係著我所交的貨是否過關，所以每次收到他們的電話或電郵，我也是緊張萬分，當然外加非常誠懇溫柔的聲線。

直到一時多，將最後一份檔案，順利傳送給紐約同工，我的忙碌方告一段落。但還需隨時候命，等待紐約同事完成最後的工序。約下午三時，如無意外，便會收到紐約同事的通知，大功告成！啊，忙碌的一個星期，終於結束了！終於可以輕鬆的呼一口氣！

雖然身旁有些友人會很心痛的認為我太辛苦了，但「落得如此田地」，罪魁禍首是我自己。我是一個超級最後分鐘人(last minute person)，非要死線逼在眼前，也不肯收拾心情幹活。所以啊，每個月要過一個星期的昏天暗地的日子，我是咎由自取！

最後，看到自己辛苦熬出來的成品，看到讀者們津津有味地閱讀，啊，這麼多的辛苦，也是值得的！

齊動手 全民皆兵

出一份報紙，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我們分會只有一個半的同工，負責每月的《號角月報》出版。除了紐約總部的同事們幫忙，還有賴一班的義工擔任作者、排版、校對、派發等工作。而我身邊的家人朋友自然成為這班後援部隊的一份子。媽媽看到我打字辛苦，對電腦一無所知的她，特別去學電腦和中文打字，現在每月幫忙打稿，外加爸爸協助校對。好姊妹初為人母，就被我馬上邀請來寫文章，分享當媽媽的經歷。還有其他當攝影師、資料收集等等。若不是大家的協助幫忙，我是無法順利將這份報紙每月送到讀者的手上。在此，特別向每一位參與《號角月報》的同工和義工們，由衷地說聲「謝謝！」@

筆墨情濃

心聲